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八節

說著話船已到岸。劉雲說道：「此船不准擅動，我到虹橋鎮請朋友去，還許同我進山呢。」嘍卒水手一齊答應。劉雲並由腰中掏出二兩碎銀子，賞給水手與嘍卒，下船向虹橋鎮悅來店走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在了店房，銀龍見劉雲回來，不勝之喜，遂叫道：「賢弟探山之事如何？秦尤可曾落於連雲山否？」劉雲答道：「秦尤落在連雲山了。」劉雲便將在山內所作所為，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，直說道：「老賊明天晚晌二更天時，要偕同小弟按圖查看山寨，並要將圖送與小弟。查到八鬆嶺時，並且還要與我講演一段故事。」劉雲說到此處，蕭銀龍問道：「八鬆嶺是什麼所在？賢弟可曾知曉？」劉雲說道：「那八鬆嶺乃是老賊立的墳地。棺材可丘著呢，並未入土。」蕭銀龍復又問道：「賢弟你可知道那老寨主姓字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知道，叫虎頭大王方衝。」蕭銀龍復又問道：「山中就屬誰武藝高強？」劉雲說道：「就是虎頭大王方衝，其餘都在張德福之下。但是這個老東西，你我弟兄恐怕俱都不是人家的敵手。」蕭銀龍復又問道：「賢弟可能將我們帶進連雲山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豈有不可之理？我是全山的查山寨主，嘍卒們哪一個敢不從命？況且我跟他們說啦，我到外面邀請朋友去，老寨主若將山讓給我之時，我不能似老寨主那樣不振作，必然得作買賣，嘍卒們還是很歡迎我。」蕭銀龍聽到此處，計上心頭，叫道：「劉賢弟，捉拿秦尤與老寨主易如反掌。今夜你將我與秦浩遠大哥、賈明五哥，帶到連雲山的八鬆嶺埋伏，單等老賊與賢弟到八鬆嶺之時，出其不意，謀而殺之，猶如探囊取物耳。」連雲山三面是水，一面通旱路，不會水的人，不敢進山，因為蕭銀龍與賈明、秦浩遠三人俱都善於水性。三人商議已畢，收拾利便，俱都貼身暗帶水靠，兵刃暗器等帶好，夠奔連雲山。水手嘍卒等候多時，見劉雲偕同三位上了小船。這幾人問道：「劉寨主，這是您的朋友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這都是我的莫逆朋友，將來俱都薦在山中，大家同吃一碗飯呢。」水手嘍卒聞聽，也不疑惑，搖動槳櫓向前行船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山裡，眾人棄舟登陸，劉雲領著三位，由小路繞至八鬆嶺埋伏去了，暫且不表。且說劉雲回到外寨下房，歇息片刻，吃飯喝茶等事，不必細表。天至二更時候，劉雲進內寨外書房，老寨主早已等候多時，見劉雲進得外書房，老寨主含笑說道：「劉寨主請坐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在老寨主面前，哪有晚生座位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且坐下，爾我喝一杯茶，咱們便起身查山。」二人喝茶已畢，老寨主與劉雲遂起身夠奔八鬆嶺而來。來到八鬆嶺，借著月光，老寨主遂由袖中取出地圖一張，指示劉雲：水田若干，旱田若干，並哪有竹林，哪有江葦，詳細指示。比及看到八鬆嶺，老英雄道：「因此處有八棵大松樹，老夫將此地命名為八鬆嶺。皆因為昔年老夫游江，在江面之上，看見一桅桿從上游漂來，老夫遂叫嘍卒打撈船桅。眾人將船桅打撈出水，見船桅上有一姑娘，年方八九歲，老夫遂打發人請了一位婆子，將那姑娘救醒。」方說到此處，就聽有人喊道：「此樹是我栽，此山是我開，要得從此過，必須留下買路財。牙繃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理！」老英雄聞聽，大聲喝道：「什麼人大膽？老寨主在此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在這兒等你好半天啦。」說著話，一字杵擡頭蓋頂便打。老英雄是藝高人膽大，並未帶著傢伙，空著手與三人動手，將三個累的汗如雨下，近不了老英雄的身。劉雲一看，工夫戰大了，三個必然得落敗，劉雲遂在旁高聲叫道：「老寨主且請後退！殺雞焉用牛刀？這群東西們不是鷹爪，便是綠林道，前來搶奪我們這座連雲山。」老英雄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劉寨主可曾帶兵刃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全都預備好啦，你請後退吧。」老英雄遂向西北一縱身軀，縱出去五七尺遠。蕭銀龍等向東南縱去。劉雲一個箭步，躡到戰場當中，面向東南叫道：「小小毛賊！也不仔細打聽聽，敢來到連雲山無禮！」說著話，對著銀龍一仰手，一翻身兩揚手，四個毒蒺藜奔老寨主左右並肩穴及左右腿腋打去。老寨主左右兩閃，腳未站穩，又一個毒蒺藜直奔襠中打來，老頭子一縱身軀，稍為遲慢一點，這一個毒蒺藜正中在大腿偏面。老英雄罵道：「好一個賊子劉雲！我施恩相待於你，你反勾結賊匪前來謀殺老夫！頭上尚有青天，恐人容天不容，自有你的報應。」劉雲說：「你是無恥的賊，人面獸心！我打你為是給黎民百姓除害，今天是你報應到啦！」老英雄哈哈一笑，回頭便跑，劉雲等在後面追趕，老英雄跑的甚快，小弟兄四人追之不及。蕭銀龍說道：「怎麼明明中上毒蒺藜，他怎麼猶如沒事人兒一樣呢？」劉雲說道：「他是練家子，今年七十八歲，尚且狎耍少女呢，他有吸取真陽之法。」這都是張德福與劉雲說的話，言說老寨主狎少女，吸取真陽。「他的氣血足壯，藥力行的慢。他縱有托天的本事，也跑不出去十里地去。」四個人說著話，仍然緊緊追趕，無奈老英雄愈跑愈快，將四位小弟兄落在了後面足有一里來地。跑出去有二里多地，老英雄向東一拐，就見前面來一對紗燈，甚為明亮，就聽嬌聲細語說道：「老爺子，怎麼啦？」老英雄一看原來是自己義女，說道：「老夫受了藥喂毒蒺藜的傷啦。劉雲勾結外人，前來奪山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傷勢輕重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不要緊。」

姑娘說道：「你回後寨治傷，然後你便打發人抓這四個小輩來。」

語畢，讓過老寨主，後邊四人已經趕到。姑娘摘跨虎籃，劫住四位少年英雄，秦浩遠被獲遭擒，引出悅來店姐弟相認。

話說劉雲用藥喂毒蒺藜傷了老寨主，以為老寨主必然被獲遭擒，不想老寨主是愈跑愈快，劉雲手提十三節亮銀鞭在前，秦浩遠、蕭銀龍、金頭虎、賈明等四小英雄隨在背後，緊緊追趕。正在向前追趕之際，忽見前面來了一對紅紗燈，閃出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攔住要路，放過老寨主，亮出兵刃。劉雲一抖十三節亮銀鞭，說道：「什麼丫頭？這樣大膽！竟敢攔住我們的去路。」直奔姑娘面前而來。兩對白紗燈紅字，上書「連雲山內寨」。燈燭輝煌，異常明亮。姑娘是心中有事，在劉雲向前走的時候，就注目在劉雲身上，比及劉雲來至切近，姑娘一看，果然劉雲是豹子眼，大眼睛，圓臉膛，正是兄弟劉雲。

但不知何以至此。又想起船中遇難事，姑娘一陣心酸，幾乎落下淚來。方要開口叫道：「這不是兄弟劉雲嗎？」未及開口，劉雲的十三節亮銀鞭嘩啦一聲響，直奔姑娘點去。姑娘雙手擎著跨虎籃，並不還招，急忙閃躲。劉雲是得著理啦，十三節亮銀鞭上下翻飛，銀蛇亂纏，一招緊似一招，恨不得將姑娘一鞭結果性命，方解心頭之恨。姑娘由始至終並不還手，只是向後倒退。再向後退就是江漢子了，姑娘站的是下坡，劉雲站在上坡，趕來趕去，將姑娘趕的離水邊切近。姑娘說了一句：「劉雲，你是我兄弟。」劉雲呸的一口，向姑娘唾去，說道：「誰是你兄弟？別不要臉，著鞭吧！」姑娘一看，再往後退，就該落水啦，遂向前一遞跨虎籃，將劉雲的鞭穗子捋住，這才往下一帶手，劉雲跟隨跨虎籃向就地爬去，姑娘恐怕山石傷了劉雲的臉，未等劉雲爬下，向上一提跨虎籃，劉雲翻身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姑娘一手向上提著鞭穗，一手擎著跨虎籃，有心要下毒手，愈看愈是自己一乳同胞的兄弟，姑娘此時真是猶如刀攪心腸一般，一抬腿照定劉雲肋下一腳踢去，口中叫道：「冤家你去吧！」一腳將劉雲踢了一溜滾，墜入江漢子中去了。列位，劉雲仰面躺在山坡之時，秦浩遠已經趕到，要不然姑娘便將劉雲捉住了，因為不得下手，又不肯傷了他，所以暗將劉雲釋放。秦浩遠來到姑娘切近，叫道：「好丫頭，你膽敢戰敗我弟！」話到人也到啦。姑娘一看，原來此人空手，並沒有傢伙，姑娘方在納悶之時，就聽嘩啦一聲響，雞爪鏈子雙錘由腰間拉出，照定姑娘胸前打來。姑娘向前一遞右手跨虎籃，只一個照面，便將秦浩遠的雞爪鏈子錘捋住一隻，秦浩遠那只鏈子錘方要變招，姑娘左手的跨虎籃便向秦浩遠腕子剪去，秦浩遠方要撒手拋錘，焉得能夠？皆因為秦浩遠方才說了一句「丫頭戰敗我弟」，姑娘暗想，必與兄弟有關係，所以未剪秦爺的腕子，向下一帶，秦浩遠臥伏在地，照定秦爺腰間，便踢了一腳。當時秦浩遠欲想翻身，只覺腰間有如千鈞壓覆一般。姑娘叫道：「婆子過來捆！」蕭銀龍見秦浩遠被擒，亮出判官雙筆過來動手，雙筆摘解撕捋，與姑娘戰了不到五七個回合，左手的筆被姑娘的跨虎籃捋住，蕭銀龍方才看得明白，劉雲的鞭被人家捋住，較勁沒有人家力量大，秦爺的傢伙被人家捋住也沒有人家力量大，奪不過來傢伙，自己必然不是人家的敵手，所以趕緊撒手拋筆，一個箭步躡入水中去了。賈明看罷，一晃悠冲天杵小辮，大聲說道：「這裡是姑娘？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夜叉！我留著我這條杵吧，別拋在連雲山。」語畢，撲咚一聲，跳入水去。

姑娘一看，四個人跑了三個，只捉住一個，遂叫道：「婆子們！派嘍卒將此人抬回聚義廳，聽候老爺子發落。老爺子若問，就說我追下賊人去了，不准多說。」婆子不敢不從，叫來嘍卒，抬著秦爺回歸了聚義廳，暫且不提。

列位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，姑娘是怎麼來的呢？

也必須略事交代。皆因為老寨主與劉雲看圖查山之事，俱都是跟姑娘商議的，老英雄去後，姑娘自己心中思索：前日劉雲一到連雲山，便用暗器暗算老寨主，今日老寨主與此人查山，倘有意外，如何是好？姑娘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婆子們！掌上後寨紗燈，趕緊夠奔八鬆嶺，迎接老寨主去。為什麼老寨主這般時候，還不見回來？」說著話，姑娘收拾緊襯，帶上跨虎籃，婆子打著燈籠在前，姑娘在後，直奔八鬆嶺而來。行至距離八鬆嶺二里之遙，正撞見老寨主在前面跑，劉雲等後面追趕，姑娘問道：「老爺子這是怎麼啦？」老頭子說道：「中了毒蒺藜啦。」姑娘問道：「何以尚能逃脫賊人之手？毒蒺藜打上，豈能轉側？」老英雄道：「不要緊，我有破法。」為甚麼蕭銀龍中毒蒺藜會翻身栽倒，老寨主中了毒蒺藜，為何愈跑愈快呢？原來四大鏢頭是聯盟弟兄，這位老寨主並不叫虎頭大王方衝，在連雲山佔山，乃是不得已而為之，皆因為有姑娘墜累，若不是有姑娘墜累，老英雄早就削髮出家啦，故此領著義女佔據連雲山，但是不奪不搶，全憑水旱田生活。後寨就是姑娘與老寨主。

後寨是三道院子，姑娘住在最後頭的院子，有婆子丫環伺候作伴。老寨主住在第二道院子，有老嘍卒伺候。另有書房，姑娘與老寨主弈棋練武讀書習字，有文武書房，男子不准人中間，有事以敲雲板為令，外面一道院有老嘍卒把門，男女有別，嚴肅異常。由九歲時老寨主游江，在江中上游飄下來一棟船桅，老寨主派人打撈船桅，見桅桿的篷繩上係著一個小女孩，氣息奄奄，老寨主遂打發嘍卒到山裡請了寨主的女眷，將姑娘救上船，回歸山寨灌了點姜湯，工夫不大，姑娘甦醒過來。老寨主一問姑娘何以落水，以及家鄉住處，姑娘遂將身世與老寨主說了一遍。老寨主問姑娘：「你是願意回家認祖歸宗，還是願意在山中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父在世的時候，凡親戚家族等去投奔俱皆不收，只給十兩銀子路費打發回家，所以族人沒有認識我的。再者說我又是一個姑娘，你老人家是山大王，你老人家將我送到杭州，我們本族也不能收留我。你老人家要修好便修到底，你老人家還是將我收留在山中。」老寨主心中暗想：此事也是無有他法。暫將姑娘收在寨中，並打發人在大江之中打撈死屍。打撈兩晝夜才將總兵老倆口子的屍身得著，惟不見劉雲屍體。原來劉雲被錢士忠由江沿上救去。劉雲抱著一塊船板子，飄到錢家堡，正趕上錢爺在江沿上閒眺，打發人撈上岸來回家救醒，遂認為義子，傳授武術。劉雲本是宣化總兵公的後人，三年任滿回家，在江中遇匪，總兵乃兩榜進士出身，兩箭射死兩個賊人，賊人在山頭上用巨石打船，將船打翻，可憐全家及僕婦人等俱都淹斃。也是蒼天不絕忠臣之後，留下劉雲與姑娘劉鳳蘭，劉雲被錢爺救去，姑娘被南俠老王靈救去。這位南俠老王靈隱姓埋名，改名叫虎頭大王方衝，合山寨主嘍卒及張德福等，全都不知道老英雄是南俠老王靈，只姑娘一人知道自己義父隱姓埋名。四路鏢頭是聯盟弟兄，南俠老王靈居長，南路鏢頭就是這位南俠老王靈，北路鏢頭是勝三爺，東路鏢頭石俊山，西路鏢頭錢士忠。若不隱姓埋名，勝爺當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，必須讓給南俠，勝爺不敢設立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局。皆因為南俠老王靈不知下落，無處訪察，勝爺才辦的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局。有一日老哥兒四個在一塊作買賣的時候，聚會在一處，南俠老王靈是老大哥，勸三位兄弟：「不許用毒藥暗器，有傷陰德。」勝爺原先是三隻金鏢，三隻毒藥鏢，就因為大哥勸說，勝爺棄毒藥鏢，永遠不用，不傳後人。

石爺是藥喂的毒龍槐，被大哥一勸，也取消毒藥了。臨到錢爺跟前，老英雄一勸，錢爺笑著對老英雄道：「我的毒蒺藜，最厲害不過，最好破，若是打在肉厚之處，用二指捏住，取小刀將受傷之處削去毒，就走不了肉裡去啦。」這也是報應循環，絲毫不爽，一念之善，天必賜之以福，老頭子當初若不是無意中勸三位兄弟取消毒藥暗器，錢爺於無意之中告訴老頭子破法，今日劉雲用毒蒺藜傷了老英雄，若不是當年聽錢爺告訴破法，焉有老英雄的命在？所以老英雄用刀一削，愈跑愈快，連劉雲都不知道破法，錢爺授劉雲打法，並未授劉雲破法，這就是老頭子愈跑愈快的緣故。

閒文表過，書接正文。劉雲與蕭銀龍、賈明三人順著江汊子逃走，覺到對岸，就是一片蘆葦，傻小子喊道：「老六！前邊是蘆葦，先藏在裡頭，脫了衣服過過風吧。」蕭銀龍一聽，心說真是砸鍋匠，人家要追下來，他這是告訴人家呢。劉雲先覺到葦塘子裡，蕭銀龍與賈明也來到啦，此時天氣已然東方灼亮，蕭銀龍對劉雲說道：「這回的事情可鬧大啦，別人被擒還不要緊，秦浩遠這一被人家拿住，這可就費了事啦。他在北京王府當差，倘若至期不歸，被王爺知道，一紙公文下到蘇州府，事情就可大啦。要不然兵刀落下來，焉有我的命在？我在水中，見秦大哥只一個照面，就被獲遭擒，可惜咱們堂堂男子漢。」

金頭虎在一旁胡說一氣，工夫不大，衣服被江風吹乾，三人這才夠奔虹橋鎮悅來店。

姑娘將老婆子打發走了，自己遂夠奔江沿，叫老嘍卒預備船隻。連雲山另有姑娘的花船，兩個老嘍卒充當水手，他人不許動用。但是姑娘長這麼大，可沒有出過連雲山，有時候同著老寨主在本山中散遊，看看荷花，今日姑娘叫老嘍卒預備船出山，老嘍卒說道：「天氣尚且未亮，姑娘出山何事？倘若被老寨主知道，我們這大年紀，不知攔阻姑娘，豈不受老寨主責備？要是別人跟隨姑娘，尚有可說，連一個人都沒跟著姑娘，姑娘獨自一人，焉能出山？」列位，這兩名水手全都是六十多歲的人，老寨主都知道品行端正，老誠可靠，所以才叫給姑娘當水手。老水手這一攔阻姑娘，姑娘杏眼圓睜，雙眉倒豎，遂大聲叫道：「老水手！我有要緊之事，若是稟明老寨主，可就來不及啦。你們趕快開船，萬事皆休；如其不然，要誤了我的大事，留神你們兩條老命！」語畢，伸手撒跨虎籃。老嘍卒一看姑娘急啦，明知道不開船是決辦不到的，二人遂齊聲說道：「姑娘，倘若被老寨主明日知曉，怪罪下來，可求姑娘給我二人求情，留我們這條老命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你二人請放寬心，我是避難之人，我還能害人嗎？我不能這一輩子落的永無家業，避難深山，我要安排後來的結果，你們二人快開船吧。」老嘍卒不敢怠慢，搖動花漿槳奔山口而來。工夫不大，將船靠岸，姑娘肯定跨虎籃，由船上縱至岸上，叫道：「老嘍卒！無論何人前來，也不許動用我的船。在此等候，不許擅離。」老嘍卒連聲答應。

姑娘下了船，直奔虹橋鎮而來。其時，金頭虎劉雲、蕭銀龍三人在葦塘中曬衣服，姑娘早就看見啦，三人所說的話，俱被姑娘聽去，故此姑娘下船，夠奔虹橋鎮而來。

不表姑娘夠奔虹橋鎮，再表劉雲、賈明、蕭銀龍三人，在葦塘中將衣服脫下，擰了擰水，放在葦梢上，江風一吹，半乾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三個人遂奔虹橋鎮而來，一路無書。來到店中，黃三太問道：「怎麼不見秦浩遠大哥回來？」銀龍與劉雲遂將山中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及至說到姑娘與劉雲動手的時候，傻小子賈明接著說道：「劉雲在連雲山住了好幾天啦，跟姑娘一定認識。一見面的時候，劉雲臉兒紅啦，拿鞭就打，姑娘並不還手，一個勁的向後退，劉雲一個勁擠兌人家，人家要再向後退，可就退到水裡啦，這才用傢伙跟老七還招。那位姑娘大嫂子，使的那個傢伙，也不知叫什麼名字，看著好似兩個護手鉤合一塊一樣，兩面是鉤，當中有一個寶劍尖子。劉雲的鞭穗子，被鉤就給鉤住啦，趁勢要向下一帶，可就擦了劉雲的臉啦，姑娘大嫂子恐怕傷了劉雲的臉兒，先向下坡一帶，劉雲的臉看看落地，姑娘又向上猛勁一提，劉雲就來個仰面朝天，一抬腿，一腳踢在水裡去啦。倆人要不是有交情，有多少劉雲都完啦。秦浩遠大哥，可就吃虧了，也不管碰著臉沒有，照定腰上踹了一腳，叫婆子就給捆了啦。」劉雲聞聽臉兒一發紅，叫道：「賈五哥！咱們是磕頭弟兄，你不可血口噴人。我在山裡住了兩天，我並未見那丫頭，所有的情節，都是張德福與我所說，今天話是擠出的，要不然我可不能說。提起我劉雲身價來，不比列位低，我是宣化府總兵公的後人，三年任滿回家，在大江之中遇見水賊，我父是兩榜出身，兩箭射死兩個賊人，賊人在山上用巨石砸船，砸得船底現天，我全家盡喪。也是我命不當絕，我抱著一塊船板子，漂流到江沿，我義父在江船上望景，將我打撈上岸，帶到家中，教授我武術。」劉雲因為傻小子要笑自己，正在發牢騷之際，就聽後窗外一聲叫道：「劉雲兄弟！你可憶想苦命的姐姐了？」劉雲一聽，仍是山中姑娘的口音，對著後窗戶唾了一口，罵道：「賊丫頭！別沒羞啦，誰是你兄弟？還不過來受死！」此時姑娘已經由房上過來，站在院中叫道：「劉雲！你當真不認識姐姐了？」劉雲此時在氣頭上，又聽張德福言說姑娘與老寨主有染，分明就真知道是自己姐姐，當著大伙也不能認啦。劉雲此時一看炕上放著一把單刀，伸手抄起單刀，縱到院中，口中叫道：「賊丫頭休走，著刀！」姑娘閃身軀，並不還招，口中仍然呼喊「劉雲，你是我兄弟。」劉雲一刀緊似一刀，姑娘閃展騰挪，復又叫道：「兄弟！且慢動手，容姐姐將話對你說明，你再動手也不為遲啊。」

劉雲焉能容讓，仍不住手。蕭銀龍與黃三太二人看著事出有因，黃三太叫道，「銀龍賢弟，你看姑娘口口聲聲呼劉雲為弟，手擎著傢伙並不還招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劉賢弟落江被救，想必姐姐也彼人救去。賢弟你由打劉雲身後，暗中將他的腰抱住，我奪他的刀。無論有什麼事，容人家姑娘將話說完了，再動手尚還不遲。再者你看姑娘並不是打仗來的，姑娘泣容滿面。」蕭銀龍聽黃三太之言，說道：「兄長此言正合我意。」於是蕭銀龍遂繞到劉雲身後，將劉雲抱住，黃三太捋住刀盤子，叫道：「劉雲賢弟且慢動手！容姑娘將話說完，再動手不遲。」姑娘遂叫道：「劉雲兄弟！方才你在屋中所言，船底現天，你被人所救。你想想當時母親左手拉著你，右手拉著我，禱告蒼天：『倘若事急時，船要翻了，蒼天有眼，可千萬留一奴兒女，莫絕後代香煙。』母親哭的如癡如呆，忽然船翻，合船之人俱都落水，然後就不知所以了。」劉雲說道：「你滿嘴胡說，我沒有姐姐。你在山中與老寨主明為義父義女，暗為夫婦，我都知道。總兵之女，焉有你這樣下賤的東西？」姑娘聞聽，只氣得幾乎栽倒塵埃，唾了劉石一口，說道：「耳聽為虛，眼見為真。」

這是你眼見還是耳聽？」劉雲說道：「我耳聽與眼見一樣，你們本山大寨主張德福告訴我的，那還能假嗎？」姑娘聞聽笑道：「劉雲，你枉為男子漢了，交朋友你都分不出好壞人來。那張德福，他乃是下賤之輩，人事不做。我與老寨主一宅分三院，有時晝間弈棋，或者談今論古，必有婆子在跟前伺候，內院連一個生人都不進去。有一日夜間，張德福無故的進後宅，被姐姐捉住，我要將他殺了，婆子勸我，必須稟明老爺子，叫老爺子發落他，倘若經我手殺他，恐招人議論。那時節姐姐本打算裝作不知是誰，殺完他再稟告老寨主，經婆子媽媽這一勸解，我才饒他活命，報告老寨主。老寨主叫將賊人抬到外書房，及至抬到外書房，老寨主一看，原來是張德福下賤東西。老寨主問他到後寨何事？他言說他吃醉了，誤入內寨。老寨主有心殺他，又念他在連雲山有開山辟土之功，老寨主為了半天難，才打了一百鞭子，放他歸前山，倘若再私進內寨必當殺之。那小輩從此以後便在外面造謠，破壞我與老寨主的名譽。你枉為男子漢，枉讀詩書，連君子與小人都分辨不出來。你知道老寨主是誰嗎？」劉雲聽到這裡，已經暗自泣下，又聽他姐姐一問老寨主是誰？他的氣兒不覺又撞上來，遂大聲答道：「我為什麼不知道？老賊名叫虎頭大王方衝！」姑娘微笑說道：「劉雲哪，你還在夢中呢。我一告訴你，你心中的疑心，就沒有了。大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，君子小人都有個耳風，老寨主並不是虎頭大王方衝，他老人家乃是四大鏢頭之一，姓王名靈，人稱南俠老王靈，提起來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若不是有我墜累人家，人家早落髮入山了。皆因為有我累墜人家啦，他老人家才隱姓埋名，佔山為王。要是出了家，廟裡怎能收留姑娘呢？」

三太與銀龍、賈明等。一聽姑娘說虎頭大王方衝，並不是方衝，原來為南俠老王靈，只聽得大伙膽裂魂飛！因為什麼呢？勝三爺常常言說：「我勝英都低人頭，人家不幹才顯勝三爺呢。一輩子行俠作義，四大鏢頭之中屬其第一，並且還是老大哥。」

如今私自進山，並且用藥喂毒蕪蕪傷了人家啦。劉雲也常聽義父錢爺談論，知道老俠客行俠作義，是南七省最著名的人物，並且還是盟大爺。誰都知道是正人君子，張德福所說的話，俱都是妄造黑白，污辱好人。劉雲遂過去拉住自己姐姐的衣襟，大聲痛哭起來。姑娘劉鳳蘭也哭的如同淚人一般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劉雲你也別哭啦，姐弟相逢乃是喜事，有什麼話到屋中再說。」

大伙俱都相勸，姑娘與劉雲這才同進上房屋止住了悲泣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劉雲與我們都是磕頭弟兄，並不是外人，請你落座休息休息，喝一杯茶，然後尚有要緊之事，當面言講。」姑娘一聽，全都與劉雲是磕頭兄，萬般無奈，只得落座，叫道：「劉雲！南俠老王靈不但是姐姐救命的恩人，而且惠及枯骨。當時救了姐姐，由江中又將父母的屍體打撈上來，置辦壽衣壽木，將二老雙親成殮起來，居於八鬆嶺。並搭竹棚一座，遮風蔽雨，在八棵松樹上作的『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』逢年遇節祭祀，燒錢化紙。由打姐姐九歲收為義女，老寨主親自請合山女眷寨主，在眾人面前焚香起誓，老寨主言說：『義父如不以義女當親生女看待，必然屍骨無存，白骨見天。』那時節姐姐見義父起誓，姐姐也焚香起誓：『義女如不以義父當生身父母孝敬，不得善終。』自九歲到如今，姐姐一十八歲，受義父教訓九歲，晝習文，夜習武，成全姐姐被難之人。昨日你到連雲山，老頭子本來連信都沒拆，就打發婆子告訴老嘍卒，給你十兩銀子盤費，本山窮困不能收錄閒人。那時節姐姐正與義父弈棋，因見信封上有下書人劉雲字樣，姐姐遂問老寨主為何不拆書看看？老寨主言說，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張德壽乃是張德福之弟，老道七星真人的門徒，行為極其卑劣，物以類聚，這劉雲既然與下五門相近，不問可知，必不是良善之類。姐姐聞聽，遂對老寨主言說，昔日有一胞弟，名叫劉雲，落難江中，莫非此人是我兄弟，也未可知。依老寨主說你兄弟決沒有存在之理，叫姐姐不必妄想啦。姐姐見老寨主不允收留，因念弟情節，不覺淒然泣下，老寨主愛女情深，一見姐姐哭泣，遂允收留，偵察來歷。及至打開書皮觀看，果然來人姓劉名雲，年方一十四歲。

姐姐屈指一算，咱全家落江之時，為姐只九歲，你只五齡，今年你一十四歲，大概必是吾弟了，遂慫恿老寨主到外書房會客，看看你的像貌是否相符。老寨主一看，果然與姐姐所說的像貌無異。及至問你的籍貫，你胡謔一回，並無一句實話，老寨主到後寨對姐姐言說，你的籍貫不對，也不像兵公後人。姐姐仍然堅持說是我兄弟劉雲，想必別有緣由，不肯說出詳細情由。

於是老寨主才出主意，暫將你收留，同你到八鬆嶺，將父母被難落江之故事與你講演，倘若你是劉家之後，必吐露真情，昨日才將你陪到八鬆嶺。你用藥喂毒蕪蕪將人家打啦，初次見面，你就用毒藥暗器，暗算人家。」姑娘語至此，便哭泣著叫道：「劉雲！劉雲！你於心何忍？再者，你對得起泉下的一雙父母嗎？」姑娘一面說著，一面淚如雨下。劉雲說道：「姐姐不要傷心，先將老寨主的傷治好，先前不是不知道細情嗎。兄弟上山並不是專為暗害老寨主去的，皆因為張德福誣蔑姐姐與老寨主許多的不堪入耳之言，我一想連張德福都算上，一個好人也沒有，兄弟若知老寨主是南俠老王靈，兄弟天膽也不敢觸犯。咱們別的事情全都擱在一旁，我趕緊進山給老寨主治毒蕪蕪傷去。」

姑娘說道：「那就不用你費事啦，老爺子自己有破毒蕪蕪之法。我見老寨主說話的精神與跑的步法，絲毫不亂，大概不至於有性命之憂。」劉雲聞聽此言，愕然說道：「連我義父對我都未曾言過破法，何以錢家獨門的暗器，別人有破法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你就不用多想啦，老寨主與錢士忠的交情比你近的多，四大鏢頭，情同骨肉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劉賢弟，你問問姐姐，秦尤果然落在連雲山沒有？倘若落在連雲山，咱們將他的案子及張德福採花殺命之事，暗暗進山報告老寨主。老寨主與勝三大爺情同手足，勝三大爺的事，如同老寨主的事一樣，此一去秦尤與張德福必定遭擒。」劉雲方一問姐姐劉鳳蘭，姑娘說道：「我沒有先和你說過嗎？內寨裡一個男孩都不許進去，我焉能知道什麼秦尤呢？張德福既有這宗事，老寨主是萬不能容。」

蕭銀龍道：「姐姐你由打山裡出來，工夫也不小啦，老俠客的傷痕究竟不知怎樣？你還是自己回去，將店中之事略略的與老俠客說一個底兒，然後我們便想法子見老俠客，捉拿張德福。還有一樣要緊的事，在山上被姐姐所擒的那位，並不是外人，他父與四大鏢頭都是磕頭的弟兄，他乃是秦家峪秦二爺的大少爺。他在北京王府當差，請假回家省親，在此地遇上我們啦，我們是請出人家來幫忙的。」姑娘又叫道：「眾位兄長賢弟，劉雲年輕不知事務，求眾家兄長賢弟千萬多要照顧。」黃爺與蕭銀龍說道：「請姐姐放心，劉賢弟與我們如同親兄弟一樣，無論什麼事，他沒有不聽的。你就請回山寨，看看老俠客的傷痕罷。並求姐姐將此間大概情形與老俠客稟明，劉雲就到連雲山請罪。皆因為秦尤是盜燈的正凶，關係最大，倘再行逃逸，我們眾人就有性命之憂。」姑娘與兄弟相見之下，恨不得立刻將兄弟帶到連雲山請罪，兄弟團圓，戀戀不捨，哪裡肯立時就回山？還是劉雲催促姐姐趕快回山，倘若消息走漏，秦尤逃走，兄弟就有拒捕毆差之過。姑娘眼含痛淚說道：「此事也不必我自己回去，還是大家同我上山。」劉雲說道：「也好，咱們趕快看看老爺子的傷。雖有破法，倘有不測，為之奈何？」蕭銀龍聞聽，遂將大眾欲進連雲山之事，告訴了忠義太歲梁芳，眾位這才起身。

此時天光已亮，來到水路，兩名嘍卒一看，有六七位男子，姑娘在先帶路。兩名老嘍卒交頭接耳說道：「為何姑娘帶著那些男子？」說著話姑娘已到水邊，叫道：「水手攏岸！」水手說道：「若是光姑娘一人，當然攏岸，姑娘為何帶著許多男子？老寨主怪罪下來，誰人擔待？」劉雲一聽水手不攏岸，船離岸不過一丈有餘，劉雲冷不防一個箭步，躡上船頭，叫道：「水手快快攏岸！不然即殺爾輩。」水手無法，只好攏岸，眾人上船，姑娘將姐弟相認之事，對水手言明，水手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只好姑娘給我們作主。」說著話已到後寨子牆，劉鳳蘭說道：「且叫他們眾位在牆外等候片刻，我姐弟且進裡面，將所有一切先報告老寨主，然後叫

他們眾位聽請。」劉雲將意思報告眾人，眾人俱都點頭答應。劉雲與鳳蘭姑娘縱上牆頭，進了內寨，姑娘說道：「這是後寨，向前去再過兩道院就是老爺子住所。」姐弟說著話來到前院，東廂房三間，姑娘說道：「這是老爺子寢房。」姑娘遂掀竹簾而入，慢慢叫道：「老爺子。」

老英雄聞聽，咳嗽一聲說道：「是鳳蘭嗎？」原來，老寨主中了毒藥後，自己用刀割下指肚大一塊肉去，雖然不甚重，但是那大年紀，如何受的了金刃之傷？翻來覆去，方才睡了覺。聞聽姑娘來啦，老英雄將姑娘喚入，劉雲也走到門前，姑娘問道：「老爺子傷痕怎樣？」老英雄長歎一口氣說道：「不要緊。好一個劉雲，老夫若將他拿住，千刀萬剮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老爺子您別生氣，那人正是我那苦命的兄弟劉云。」姑娘方說出劉雲二字，羊羔吃乳跪在牀沿下，叫道：「劉雲還不過來與老爺子賠禮？」劉雲聞聽，掀開門簾進到屋中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義父，你老人家是我劉氏門中救命的恩人，孩兒不知。」老英雄站起身軀，說道：「劉雲，你不仁，我就不義。」由牆上摘下跨虎籃，明晃晃奔劉雲刺去，只見劉雲低頭受死，一語全無。跨虎籃看看落到頭上，姑娘一伸手將老英雄胳膊托住，說道：「義父大人看在我死去的父母面上，給劉家留一條根吧。」

老英雄哈哈一笑說道：「姑娘，你不托我胳膊，我也不殺他。他拿藥鏢傷我，我都不殺他，我試一試宦家兒的心腸耳。」老英雄又說道：「孺子誠可教也。十四歲的孩子，能夠引頸待死，不與老夫反對。不知者不作罪，先前不知老夫之為人耳。」語畢，用手一攙劉雲，叫道：「劉公子請起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。」

姑娘說道：「請義父上坐。」又叫道：「兄弟！你重拜義父大人救咱們的大恩。」劉雲不敢怠慢，趕緊磕了三個頭。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不用拜了，咱父子且到後寨講話。」爺兒三個來到後寨，老寨主問道：「公子你到連雲山，所為何事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您就叫他劉雲，不必稱他公子了。」劉雲說道：「義父老人家，我哥哥黃三太由杭州碧霞山雙鬚嶺，解國家要犯秦尤，走到蘇州地界，被賊人識破，救去秦尤。那秦尤兩次夜入皇宮內院，盜取聖上的九龍杯，國母的珍珠汗衫。」劉雲遂將秦尤脫逃始末根由，對老英雄說了一遍，並將福雲居之事也告訴了老俠客，直談到本山大寨主刀殺五命採花作案，忠義太歲梁芳受傷等事。說到黃三太眾人，現在牆外等候，老英雄問道：「都是何人之後呢？」劉雲說道：「俱都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勝三爺的高徒。」老英雄長歎一聲說道：「我也聽了一面之詞啦。你趕快請小弟進後寨見我。」劉雲答應一聲，轉身來到後寨牆外，說道：「老寨主請眾位兄長。」工夫不大，妻子開了後寨門，將弟兄六位引入。南俠老王靈已迎到門首，眾人一看南俠老王靈，年過古稀，精神百倍，真有出世離塵之概。黃三太等常聽勝爺說：「王靈是大拜兄。」黃三太等不敢怠慢，爬在地下叫道：「老伯父！小姪男等與伯父磕頭。」老俠客哈哈大笑道：「眾位賢姪少禮。且請屋中落座，愚伯尚有話說。」

眾小弟兄磕完頭，站起身形，跟隨老俠客進了東廂房。老俠客叫道：「眾位賢姪！我隱姓埋名已二十餘載，合山之人，全都知老夫叫虎頭大王方衝，王靈二字，誰也不曉，都只為收留義女，泄漏我的真名。我要求眾位一件事，以後見了我那勝三弟，千萬不許提我的真名。我在此山，無事不常下山，只知耕耘，不曉其他。前幾日有秦尤到來，下帖拜望，皆因為他是明清八義後人，我將他接進後山。秦尤一見我，磕頭便拜，言說勝英要斬草除根，所以綠林道犯的大命案，勝英都按在他的身上。我一聽此言，我很埋怨勝英不仁，我就給了他幾百兩銀子，打點了細軟物件，派老嘍卒僱了一隻大船，送他回太倉州，叫他攜眷遠逃，永遠也不許再露面了。秦尤這一遠走，永遠也拿不著啦，勝三弟的官司，永遠也完不了啦。你們就將我帶到當官，我打縱放秦尤的官司。救秦尤不死，完勝英的官司。」大伙聞聽一怔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別打這場官司，先叫我勝三大爺打官司，然後我爹再替我打官司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恩師豈能讓你老人家赴湯投火？你老人家的事，若被我恩師知道，他老人家還得替你老人家去呢。」蕭銀龍杏子眼一轉，口中叫道：「伯父！秦尤已走，暫且不成問題，也不必解決。先將大寨主張德福拿獲，以免逃逸。」老寨主說：「此話誠然。」蕭銀龍又說道：「我們還有一位朋友，被劉鳳蘭拿住。他是雙錘將秦格良的少爺。」老寨主未等銀龍將話說完，叫道：「妻子傳話！將秦少爺放回。」老嘍卒由聚義廳將秦浩遠縛著二背推來。老英雄親解其縛，劉雲說了底細，秦浩遠磕頭拜見伯父。

老英雄一笑，說道：「一輩新人換故人，長江後浪催前浪。盟弟之子都成丁了。」老英雄遂叫眾人在聚義廳四外埋伏，然後一擊雲板。前寨方起牀梳洗，聞聽聚義廳上擊雲板，俱都雲集聚義廳。南俠背後背定跨虎籃，到聚義廳咳嗽一聲，坐在金交椅上。張德福帶領眾人俱站立兩邊。張德福開言說道：「老爺子為何這早升廳，有何要事？」南俠說道：「大寨主，人位齊了嗎？」張德福回說：「都齊啦。」老英雄坐上說道：「眾位也有見過我的，還有來二三年沒有見著我的。然而眾位來到小山的時候，我俱都傳山令，我這是莊稼山，不做搶奪的買賣，不許採花殺命。前幾天蘇州府城裡關廂，有刀殺四命拒捕毆差之事，又有劫船搶客之事，傷了客人水手，連保鏢的共合傷人命六七條，有會水性的借水遁逃走。此事你們二十七位寨主，但不知是哪位作的案子？誰的案誰說。你們若是說了，自去打官司，沒有列位的事。誰作的案，若是不說，倘被官人知道連雲山所為，必然前來抄山，那時也是全山盡毀。誰作的案子快說，若不然，我先亮跨虎籃將你們這二十七位斬首，然後我一自盡。」說著話，嚕啾一聲響亮，亮出跨虎籃，二十七家寨主面面相覷。老寨主問的很急，大伙無法，只可說道：「老寨主請息怒，這都是大寨主做的案子，我們未敢助惡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張德福，你與他們二十六位對詞。」張德福聞聽，嚇的顏色更變，閉口無言。老寨主說道：「理屈詞窮，必是你所為無疑了。」賊人心中暗道：「三十六招，走為上策。只要我一沾水，就算逃啦。」一退步，縱上聚義廳，由前坡到後地坡，方要下房，有一人二指一按繃簧說道：「萬惡之淫賊，哪裡逃走？」出其不意，賊人中了袖箭，翻身落房。起來方要逃走，縱過來一道黑影，喊道：「小子你哪裡走！」過去一腳，又將賊人踢倒。西敞廳下來兩人，南配廳縱下兩人，俱都亮出兵刃，楊香五過去，將賊人捆綁起來。聚義廳群雄俱都愕然。老寨主說道：「眾位寨主不必驚慌，決沒有大家之事。」老寨主又說道：「水旱田每年收下來，除去挑費，大眾均分。今年方七月，尚未到秋後，水旱田沒有希望了，趕緊將你們自己私蓄收拾好了，各自下山，不准再入歧途。大寨主採花殺命，拒捕毆差，他去打他的官司；秦尤是我縱放的，官司我打，你們各自回家，骨肉團圓去吧。後寨可不許去，倘若違令，仍照山令施行。」大伙俱都說道：「我們廿六人願與老寨主生死相共，不願獨生，因老寨主對待我等恩深義重，豈忍驟然離別？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」老寨主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夫領大眾的情了。但是不是那樣的事，大家趕緊照我的話快辦去吧，千萬身歸正業，勿以身試法。我七十多歲之人，還能活一百年嗎？風燭之年，死不足惜，大伙前程遠大，望好自為之。」老英雄語畢，淚如雨下，眾人也全都落淚。大伙見老寨主言由心發，也只好各自收拾自己的東西，紛紛下山回家去了。老英雄又將自己的歷年積蓄，叫後寨的丫環、婆子、老嘍卒等均分，惟有姑娘的四隻箱子不動。鳳蘭在老寨主身旁，老英雄回頭叫道：「女兒你將鑰匙取出，打開這四隻箱子。」又叫道：「劉公子請過來。這兩隻箱子是在江中打撈令尊的屍體時撈上之物，乃是令先君為官時的儲蓄，父業子受。這兩隻箱子是老夫保鏢及種地所獲之財，給我女兒作為嫁妝。你為胞弟，應與姐姐擇夫定室，可千萬要文武全才，莫負了老父一片苦心。大概令先君家中還有田產，日後你起靈回家另葬。」又道：「劉雲，我教養你姐姐八九年的工夫，今已十八歲了。也不是老父誇口，可稱文武全才。」又叫道：「姑娘，你以後出閣，千萬可記住一言，溫良恭謙讓。」姑娘落淚答應：「謹遵義父之命。」老英雄又說道：「我放秦尤，我打官司；張德福拒捕毆差，採花殺命，他打官司。眾位先將我捆上吧。」大伙聞聽，全都面面相覷。黃三太說道：「我等送你老人家到案，我師傅豈能饒我們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爺作爺當，兒作兒當，公事公辦。秦尤遠走高飛，你們眾位怎麼交代？」傻英雄金頭虎說道：「都叫張德福打了這場官司就完啦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張德福自有口分辯，臨到堂，咬出老夫，仍然不免打官司。此乃虧心之事，豈可做去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老太爺，我有法子，叫他當堂說不出話來。」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！你將匕首刀拿來。」金頭虎用手將張德福鼻子一頂，用刀將嘴撬開，遞進刀去，刺下半個舌頭，張德福鮮血直流。金頭虎說道：「無論到哪個衙門裡頭，他都說不出話來，只好打啞謎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他會寫字，他會搖頭擺手。此為下愚之計，官司還是我打。」賈明扔掉半個舌頭尖，對老寨主說道：「您看看。」老寨主一看，是一塊舌頭尖，說道：「賈明何必出此一舉招人議論？老夫是非自己打官司不可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好好，就叫您打官司去。」金頭虎遂叫道：「香五、李煜、秦爺！你們附耳過來。」金頭虎對這三位如此這般，派他三位去辦，叫

道：「老寨主！你非打官司不可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那是誠然。」賈明說：「不打官司也得行啊，我還怕你跑了呢。帶上點東西吧！」一抖飛抓百鍊鎖，老寨主一伸頭，將老英雄鎖住。姑娘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原來是假厚道，仍然叫我義父打官司。」金頭虎提著鎖鏈就走，走到頭道山口，賈明將鎖鏈一摘，說道：「您上哪打官司去？您幫劉雲起靈去吧！」

姑娘說道：「義父你千萬別固執了，有你一日，我不出門子，我伺候你老人家幾年。」老英雄心中說道：「這更壞啦，我要再活個十年八年的，豈不誤了我女兒青春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們不叫我打官司，我仍然回去，我還占我的山，嘍卒、寨主知我回山，不等三日就能復如舊觀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回不去啦，您向山裡看看吧。」老英雄回頭向山裡一看，烈焰騰空，瀾漫遮天，老英雄長歎一聲說道：「我欲打官司，你們都不叫我去。好好，我自有主意。」老英雄說完了話，翻身向山環裡便跑，眾人在後追趕。鳳蘭姑娘在後面大聲喊道：「義父意欲何為？千萬看在苦命的女兒身上吧！」跑到西山環，老英雄才止住腳步，大伙已經趕到了。老英雄遂對大伙說道：「老夫縱放秦尤，賢姪們不能早日完案。我也沒有別的法子，我一死以了事。」又向姑娘說道：「賢孝的義女，為父與汝永訣了。現在有你的胞弟，可以給你擇夫嫁主，你姐弟還緊記老夫一語，男要忠良，女要貞節。」語畢，老英雄雙手一抱頭顱，跳入萬丈深澗，姑娘方要去拉，已經來不及了，就聽「撲咚」一聲，老英雄王靈死於非命。姑娘放聲大哭，叫道：「義父你好狠心哪，苦死為兒了，你教養女兒九八年之功，女兒立志虔心孝順你老人家幾年，不想你老人家中途死於非命。義父您在黃泉路上等一等孩兒。」語畢，姑娘直奔山澗就要跳澗。蕭銀龍在旁說道：「劉雲賢弟，還不將汝姐拉住？千萬不要悲哀，老俠客這是恐怕義女不忍義父遠離，故此行此拙見。諸位請想，此山是老俠客自己所開，地理必然熟悉。你們眾位看看，這道山澗雖然深不見底，乃是活水，水聲潺潺，必然通達河海，老俠客會水，借水路遠走，他年父女必有相逢之期。」劉雲將姐一把揪住，問道：「老爺子水性如何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水性甚高。」

劉雲說道：「據銀龍六哥所言，老俠客借水遠走，未嘗不對。姐姐請釋悲哀，以後自有相逢之日。」經銀龍這麼一解釋，眾人也俱都明白，大家這才預備船隻，押解著張德福，先夠奔悅來店。

天交晌午，眾人到悅來店，黃三太偕同忠義太歲梁芳，押著張德福解往蘇州府，萬丈分水小白猿幫助劉雲姐弟起靈。張德福到了蘇州府，將刀殺五命搶劫船客之事俱都招認，以筆寫字招認。三太與忠義太歲梁芳二人，將老英雄跳山澗，屍骨無存，報告了蘇州府。蘇州府詳了公文，將張德福送到江蘇院衙，欽差大人過堂，問成死罪，即將張德福斬首於蘇州。行文書各州府縣，捉拿秦尤，捉獲後就地正法。閔德潤自己打了盜燈的官司，被殺於北京，閔德潤雖身首異處，落了個「孝義」二字。小弟兄們將公事交代完畢，俱各回歸鏢局，暫且不提。

返回再表正文，且說勝三爺自雙鬆嶺碧霞山與劉士英結為金蘭之好，劉士英父子回家為業，棄了山寨。勝爺獨自一人回歸直隸莫州，沿路上曉行夜宿，看了些青野景況，走到江蘇地界，躲著鏢局子走，一路上無書。這日勝爺來到直隸莫州。直隸莫州古城村路南是勝三爺的宅院，適逢老家人在門前閒眺呢。

老家人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您可來啦。您要再不來，過八月節，我與勝奎少爺，就要找你去了。」勝爺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從此永不出世了。」老家人接過小包裹，進了上房，眾家人都來拜見勝爺，勝爺一看，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童，勝爺不認識，問家人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勝奎答道：「去歲孩兒逛莫州廟，遇此子逢人討錢，孩兒一問他何以幼年流為乞丐，才知道他本是山東人，與父母逃荒來到莫州，他父母俱都病故。孩兒遂問他：『用你當書童願意不願意呢？』他一聽很歡喜的，他言說：『願意當書童。』孩兒遂將他收留在家中。」勝爺點頭含笑說道：「吾兒倒有側隱之心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此子何名？」勝奎代答道：「此子姓孟名福。」勝爺與孟福道：「我有心派人將你送到山東，再賜給你幾十兩銀子作本錢，做一個小生意，以免流落他鄉，親戚不能團聚。」孟福聞聽，眼含淚答道：「老爺子，孩兒蒙少爺收留，雖是當書童，少爺並不以我當作書童對待。再者說我若有親丁骨肉，我焉能與父母逃荒至此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若願久居於此，老夫將你收為螟蛉義子，孟福你可願意？」小孩也真機伶，聞聽勝爺一說收為義子，爬在地下就給勝爺磕了一個頭。勝爺哈哈一笑叫道：「老家人！從今後你們俱都以二少爺呼之，你們大家待大少爺與二少爺要一律相看，不許藐視。」男女下人等俱都拜完了勝爺，又拜了二少爺。從此後勝爺在家樂守田園，白天教授二位少爺文學，晚間傳授二位少爺武藝。光陰荏苒，時至新年，勝爺遂與鏢局子修了一書，言說自己少年很受了些風塵之苦，得了五癆七傷之病，如今願在家養病，候痊癒時再回鏢局，望大家都精心生意等語。鏢局子與勝爺來信，遂將秦尤逃走，南俠老王靈之事，報告了勝爺。